

集开拓与探索于一书

——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简编》

何 炼 成

由二十余所高等院校与科研单位的二十五位年青经济学者联合撰著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简编》一书,终由面世了。为此,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并向作者们表示热烈祝贺!

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在我国还不是开展得很深入的,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尚是一片“处女地”。1984年10月间,我收到了《简编》副主编刘凤岐同志的来信,信中传达了一个实在令人兴奋的消息,即国内一些年青学者们将联合攻关,向这块尚待开垦的“处女地”挥师进军,并希望得到我的支持和指导。说实在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或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一类的选题,国内不少著名学者并不是没有想到,也不是没有能力“开垦”,然而,这一群“学术界的小伙子们”却说干就干,首先动作起来了。我当即回信:一是肯定;二是支持;三是说明此举不易,千万不能半途而废,并预祝这件很有意义的学术研究成功。

事隔大约两年之后,1986年7月底,我又收到了这些“小伙子们”的来函,邀请我赴高原古城西宁参加《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简编》一书的定稿会。当时,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要开,而且即将赴美国讲学,有很多出国前的准备工作在等着我。然而,我为这些“小伙子们”的开拓精神和实干精神所感动,也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这一令人振奋的选题所吸引,终于决定到青藏高原上去见见这些小将们。

人类的价值在于开拓,科学的生命在对探索。在条件艰苦、高原缺氧的西宁,我见到了《简编》的几乎全部作者,实在是文如其人,精干、思索、求实、创新是这些年青学者群体形象的真实概括。与他们在青海师范大学相处的日子里,仿佛我又回到了自己的而立之年;和他们在一块讨论学术,致使我的思想也特别地活跃起来。如今,见到了这一“学者群体”勇于开拓、大胆探索的结晶,怎能让我不高兴呢?

当我拿起笔来,要为这些小将们的学术成果写几句评论的时候,我又回想起了当年我在西宁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发言。那时,我就《简编》一书的写作成功发表了“三个第一”的见解。现在看来,仍不过时。

首先,《简编》一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开拓性学术专著。据我所知,国内有一些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专家在研究这方面的内容,但就已经成书成系统的来看,而且研究的规模如此之大,这在全国还是首创,因而既具有开拓性,又具有探索性,它的出版,确实填补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因此作者们对我国的学术研究是有贡献的。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想传入中国已经近百年了,如果要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算起,也有七十来年,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有三十多年时间了,这期间,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从传播变为行动,从理论变为实践,并且不断地得到丰富、发展和创新,然而一直没有得到系统地科学地总结。几十年来,从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们到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领导人,以及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许多贡献的经济学家们,他们的实践活动,从理论上来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中国化了,并且为这一理论添加了一系列的中国特色,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更有重大飞跃,这也需要我们认真地和系统地加以总结,然而这一研究与总结工作在《简编》出版之前也还没有见到显著的成效。值得欣慰的是,《简

编》的作者以自己系统研究的成果而捷足先登，首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先河，实在值得庆贺！一方面，《简编》在我国第一次系统研究了如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彭湃、李达等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从而别开生面。以往，学术界对于上述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们的研究，多侧重于党史、哲学、中国革命史、中国农民运动史、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而很少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挖掘。而读了《简编》之后，却使人大开眼界，给人以焕然一新之感。另一方面，《简编》在我国也第一次系统地研究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主要领导人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既然是一部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当然就不能不研究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领袖们。进行这一研究的困难，不在于能否系统地、简要地概括他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内容，而在于是否把握住了这些领袖们各自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质与特点，更重要的是如何进行客观地评价。对此，《简编》的作者们进行了艰苦的努力。我在参加他们的定稿会期间，是深有体会的。不能说，《简编》对领袖人物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以及实质与特点的概括都是精当的，也不能说，对他们各自的评价没有什么局限性。但是，作者们所作出的努力是大胆的，给人以启迪，这就很难能可贵了。再者，《简编》在我国也还是第一次系统地研究了国内著名经济学家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并将他们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领袖人物们写在一部书中，并同等地论述与评价，确具学术胆识。在我国，由于种种原因，经济理论与政府决策是有距离的，同时，学者与领袖也是有距离的。在《简编》之前，单独论及领袖人物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著作有之，单独阐释著名经济学家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著作也有之。但将二者合璧，当属《简编》首创。所有这些，我认为都是《简编》一书的开拓性与探索性所在。此外，《简编》还第一次对中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的历史发展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察。例如，我们在《简编》中可以看到，早期共产主义者陈独秀、瞿秋白等都曾指出过，中国的社会主义，要比欧美国家困难得多，原因是中国经济落后，封建性很强，中国一旦实现社会主义，必不能立即消除商品经济；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早在四十年代初就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是不能离开市场的；陈云在建国初期反复强调市场的辅助作用；等等。《简编》所提供的这些历史线索，对于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史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科学地总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简编》一书是我国第一部试图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这一崭新学科的尝试性专著。毋庸置疑，中国经济思想史应当包括古代、近代和现代三大部分，当然，由于各部分的研究对象的差别性又可以分称三个学科。作为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来说，应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经济思想发展史，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其主要内容自然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经济思想。换言之，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虽然不同于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但它却是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的主干部分。由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曲折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从而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视为一门独立的新学科，我认为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简编》的作者们为这一新学科的创立而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学术界第一次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作了尝试性的概括，并就这门学科的任务和特点及其历史条件、基本线索等阐述了自己的看法。《简编》的作者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是研究并阐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产生、发展与完善的条件、过程、特点及其规律性的科学。”其基本任务，是“客观地再现富有革命性、科学性、实践性和创造性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研究“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传入中国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确立这一具体发展过程中，中国特殊的国情及历史条件对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到底有些什么影响？各种经济理论观点是如何演变的，相互间的历史联系和内在动因如何？整个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体现出了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及规律？等等。”《简编》的作者们还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具体化为“过程法”、“分析法”和“比较法”。虽然，《简编》的作者们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这一崭新学科的对象、任务和方法所作的概括不无商榷之处，然而，应当承认，这些见解是有深度、有份量的。特别是《简编》对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史分期的认定，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特点的概括、条件的分析，以及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发展阶段的划分，还是颇有见地的。我以为，尽管《简编》一书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毛病或疏漏，也可能存在不少缺陷，甚至有很大的局限性，国内的学者们也还可以从其它角度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这一学科领域内重新著述，但无论如何，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这一崭新学科的首创权，属于《简编》一书，并为这一新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简编》作者们在选题与撰写该书时所表现出来的开拓与探索精神值得赞赏。

第三,《简编》一书可称是我国年青学者们大规模学术合作的典范。从目前看,年青学者的学术专著并不少见,几位年青学者合作的学术专著也不少见。但是,国内二十多所高等院校和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如此大规模的学术合作,而且还是年青学者自己挂帅,这在我国学术界却并不多见。据我了解,《简编》从选题到列出写作大纲,从组织班子到实际写作,从书稿讨论到最终定稿,都是小将们自己独立完成的。当时,最大的不超过三十六、七岁,最小的只有二十多岁。当他们酝酿写作大纲时,甚至还没有一个人有中级职称。主编王毅武那时不过是青海师范大学的一个助教,虽然已经有论著问世,但在经济学界还是一个“无名小辈”。四位副主编,河北大学杨欢进、延安大学刘凤岐、齐齐哈尔师院李连第、云南工学院刘汉武,同样都是如此。他们成功地组织了这次大规模的全局性学术合作,可见他们的组织能力和学术水平是值得称道的。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这样说,《简编》一书是我国第一部由小将挂帅并由小将们合作完成的学术专著,是他们开拓与探索精神的真实体现。

我并不认为《简编》一书完美无瑕。实事求是地说,该书正因为开拓性与探索性集于一身,因而不可避免地还是一种粗线条的、轮廓性的概述。是的,要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产生与发展几十年的内容与过程,在一本著作中全面概括和评述清楚,决非易事;采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和简明扼要的方式去阐述至今还并不普及的多方面的经济理论,对于我们这些从事教学与研究几十年的老将们来说,也非易事,因而也就不好苛求小将们了。但是,仍有三点意见,供小将们将来修订《简编》一书时参考:其一,关于《简编》一书的著述方法。《简编》一书采用了经济思想史通用的分时间按人物写经济思想发展史的方法。此种方法能使人们对中国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发展过程的主要方面和重要环节有较完整的认识,对一些重要代表人物的经济思想有较全面和较深入的了解。然而,这种方法无法容纳许多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或多或少地作出过贡献的普通经济理论工作者们的确有见地的观点或思想,同时也难以集中并完整表述各种经济理论、观点的渐次发展过程,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区别与联系。为了克服这些不足,《简编》的作者们表示,还要再写一部分时期按理论写经济思想发展史的专著。这又是一项创造性的劳动,我预祝小将们成功。其二,关于《简编》一书的人物选择。正如《简编》一书在“后记”中所说的一样,在人物的取舍上还难以尽如人意,在这些人物经济思想的介绍上可能有所遗漏,在内容的归纳与评价上也会出现欠妥之处。此三个层次之不足,我以为最重要的是人物的取舍。既然是分时期按人物写经济思想发展史,况且时期又已划定,那么,人物的选择就成为关键性的一着。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选择得当,全书的框架就立稳了。从《简编》的体例看,全书除绪论外为五篇二十二讲,分别阐述并评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上的二十二位代表人物。但是,该书却未收入洪秀全与孙中山,是否欠妥?因为《简编》是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前面并未冠以“科学”二字,那么,洪秀全与孙中山也应选入书中。这个问题,《简编》的作者们实际上已经注意到了。例如,该书在“绪论”中就详细地阐述了洪秀全与孙中山的经济思想对中国科学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产生与发展的影响问题。如果《简编》再增设一篇,专写洪秀全与孙中山的经济思想,甚至还可以再加写几位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作为中国科学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前史,那就更好了。其三,关于《简编》一书的内容阐述。《简编》在“绪论”中,曾提到这样两个问题:一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产生与发展的“磁场效应”问题;二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所遭受的“左”的与右的错误思想的“侵害”问题。应当说,这两个问题在具体阐述各位代表人物的经济思想时,是可以具体化的。但是,《简编》除个别章节在这方面有所体现外,从整体看是很薄弱的。当然,由于种种原因,这也不是一个不能理解或谅解的缺陷。总之,《简编》虽然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与不足,但瑕不掩瑜,仍不失为一部具有开拓性的我国第一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方面成功的学术专著。《简编》的问世,除了为学术界的百花园又增添了一朵新花外,还使我们看到了经济科学,特别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发展与兴旺的希望所在!

最后,我还想借评论《简编》一书的机会,感谢《简编》的全体作者对我的信任与厚爱,祝愿他们有更多更好的著述问世。